

钟鸣在院子里焦急地走动着。他在等待着儿子钟晓的归来。

前几天儿子钟晓来电话说要回来探家。为此,钟鸣和妻子俩人激动得好几天都没有好好睡觉。妻子上街赶集买了很多的鸡肉肉蛋。他们要等儿子回家,让儿子好好享用。

毕竟是儿子当兵两年来第一次探家,而且是在立功后探家。况且儿子说,还要给他们一个惊喜。

儿子现在是什么样子?长高了还是长胖了?变白了还是变黑了?瘦了还是壮实了?几天来,他和妻子一次次描绘着儿子的模样。妻子说,儿子肯定变得又黑又瘦。在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当兵,还会长胖变壮实了?

“啥青藏高原?啥格桑花开?亏你们想得到!高原反应才是真的。”自从儿子当兵后,妻子提起儿子当兵的地方就嘟嘟囔囔个没完。

其实他俩谁也没有到过青藏高原,他们对于青藏高原的了解仅限于韩红的歌。今年玉树大地震,他和妻子才算看到了青藏高原。辽阔的草原牛羊成群、蓝蓝的天空白云悠悠、盛开的格桑花……这些他们并没有看到,看到的是墙倒屋塌,断壁残垣,看

小小说

格桑花开

尚纯江

到的是当兵的人在废墟里抢救受灾群众时匆忙的身影。那些日子,他俩总是每天看玉树大地震的新闻,一次也不落下。她想从那些救灾的官兵中找出儿子,但是她没有找到。他也没有找到。但他们知道,那些人中间一定有他们的儿子。因为儿子的部队就在玉树那块儿。他们在为儿子自豪的同时,也为儿子耽着一颗心。

其实,钟鸣早就知道青藏高原日子很苦。儿子到部队后,刚满两个月就哭着给他打电话,说再艰苦的锻炼他都不怕,但是高原反应他真受不了,在那里连呼吸空气都是困难的,胸闷憋气……但他没有告诉妻子。他怕妻子日夜哭着喊着和他要儿子。

其实,儿子去那儿当兵是自愿的,不能怪他,也不能怪妻子。那一阵儿儿子高考落了榜,整日闷在家里,哭丧着脸,像打蔫了

的茄子。征兵的那一天,儿子说他已经想好了,坚决要求去当兵,到最艰苦的地方当兵。儿子说,当兵最能够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和毅力,只有最艰苦的地方,才是他立功建业的好去处。

钟明知道儿子的选择是对的,就毅然决然支持儿子到那里当了兵。所以当儿子打那个电话时,他说,格桑花不是在那儿开得很好吗?啥事都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从此,儿子打电话时再也没有喊过苦。果然,玉树大地震后,儿子的部队给他家寄来了喜报,说儿子立了功,入了党。

在那封喜报里,有一张格桑花盛开的照片,格桑花在美丽的青藏高原怒然开放,生机勃勃。这张照片以及儿子的喜报,钟鸣一直珍藏着。最近,儿子打电话说,部队推荐他参加了部队院校的招生考试,他考得很好。就

是嘛,儿子在高中时成绩相当好,只是高考时没有发挥好而已。他告诉妻子这些喜讯时,妻子眉开眼笑,再也不是哭哭啼啼的样子。

“报告的老爸老妈,儿子钟晓回来了。”沉浸在往事中的钟鸣,抬头看到了一个虎虎实实的青年军人进入了家门,俏皮地给他打着庄重的军礼。妻子也闻声从厨房里跑出来,一双手紧紧地拉住了儿子。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黑黑壮壮、身着戎装的士兵,再也找不见原来稚气的影子。儿子身穿部队院校的学员服,是那样的精神,那样的英姿飒爽。

“爸爸,经过几个月的艰苦锻炼,我才知道,美丽的格桑花只有在艰苦的地方才会怒然开放,才会更加美丽。”

儿子下到连队后,在第一封来信中这么说。钟明那时就已经知道,他的儿子已经像格桑花一样在高原上扎下了根。

看着身着军服的儿子,他已经知道,儿子给他们的惊喜,就是他如愿以偿迈入了军校的大门。钟明还知道,如今儿子不仅在高原扎了根,而且像格桑花一样已经绽开了美丽的花朵。此刻,那美丽的格桑花已然在他的心中怒然开放。



明媚的忧伤

张文洁

淡淡地走近紫藤萝
闪过精灵般的蛊惑
眼底

丁冬着明媚的阳光
心底的那份忧伤
流淌 流淌

汨汨地跨过
横亘的九曲长河
奈何 奈何
怎么渡过
且用那串
淡紫色的幽香
载着心
飞翔

秋分已过(外四首)

邵世民

它没有来得及想太多的以往
它只是想,在它站过的地方
以后会下什么种
出什么苗 开什么花
结什么子呢
一棵黄豆,把自己的每一粒豆子
都当成眼睛……

一片黄叶

带着伤痕
带着无奈
带着曾经的梦幻
从遥远的天际泅渡过来

然后又离我而去

我已很难辨认自己
在一片黄叶的背后
在黄昏的最后时刻
风扯着长音
呼唤它丢失的孩子

爱情

在生存和死亡之中
我选择了你
在青虫和绿叶之间
我忍受着疼

秦地春秋(二题)

王天瑞

织地采摘榆钱,充饥度荒。更奇怪的是,那榆钱从初春一直结到盛夏,采之不尽,用之不竭。古城人依靠吃榆钱走出了困境。

树苗苗要在黄土高原的丘陵上顺利成长,很难;要顺利成长为参天大树,更难。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人民群众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但起伏伏的丘陵上依然林木稀疏,那棵繁茂青葱的老榆树也就显得更加神奇。

老榆树是救命树,老榆树是神树,前来烧香、磕头、祈祷的人络绎不绝。

古城一秦姓人家自愿保护老榆树,就在老榆树周围拉起了围墙,在大门口站岗放哨。每年春天,他们还把采摘的新榆钱分发给各家各户,供全村人品尝。很多人家视榆钱为圣果,舍不得独自吃完,就拿出一部分送给远方的亲戚和朋友。

秦姓人家还送我一兜榆钱当礼物。我虽然没有看到老榆树的“神”,却品尝到新榆钱的味道美极啦!

雪落到地上需要多久

孙全中

平静的天庭里发生了一场动乱
正直清白的你被贬到人间
以踉跄的步履
丈量天与地的距离
用纯洁的尺子
丈量物质与精神的距离

一朵雪花在纯洁中能坚持多久
它冰冷的皮肤拒绝暧昧的温暖
它是一只形而上的蝴蝶
翩然飞舞在堕落的物欲之上

找寻不到那美丽的花朵
回不到天真的童年

雪落到地上需要多久
也许
它永远不能落到这饥渴的大地
抚慰我们荒漠般的内心
它在漫长的旅途中寂寞地死去
像一只风化了蝴蝶标本
被人们随意玩味

小小说

乡情

张书利

在俺偌大的一个村庄里,能混到屁股后面冒烟的没几个,其中当数田家老大的小轿车高级,黑色的,甲虫状,箭般快,一溜烟儿没有声音。

其次那一两个拥有小车的人,每回村里,都是把车一直开到家门口,一路噼噼嗒嗒的喇叭声,炫耀哩。他们对村民们不屑一顾,村民们也不理他们。

田家老大不同,论说他的官职最高,在外地当书记,可他回家乡来,从没有把小车开进村里过,都是在村外一里的地方停下来,然后让司机把车调头开回去。

田老大难得回来一趟,每回一次都要在村外独自停留一阵子。田野上的风光令他心旷神怡,抓一把泥土攥紧了,心里就有一种大海里的小船靠了岸的感觉。

徒步走进村里,上了岁数的人迎上来,热情地说,田书记你可回来了,俺可想你哪!

田老大递上烟说,可别喊我书记,回村里咱们就是兄弟。

青年人见了他说,田书记,您好!

神奇榆钱味道美

古城不是一座城,古城是一个村。我在陕西省古城的那棵老榆树下徘徊、仰望、思考……

那棵老榆树刚刚栽下的时候,也许就碗口粗吧。烽火连三月,秦始皇率兵征战六国,一次歇息时把战马拴在榆树上,不料战马一惊,把榆树连根拔了起来。秦始皇急忙抓住战马,指令随从把榆树栽上。随从问,这榆树还能活吗?秦始皇说,能活。也许是金口玉言,那棵老榆树不但真的活了,而且迎着历史的风雨已经活了两千多年。

那棵老榆树周围远远近近的树木们,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八年里,饱受摧残和蹂躏。日本鬼子的屠刀不但疯狂屠杀中国人民,还疯狂砍向树木们,修工事,建兵营。古城人义愤填膺,集结在老榆树下宣誓痛歼日军。日军急令炮火袭击。岂料一发发炮弹全是哑炮,当日军得知老榆树是神树,立马丢盔卸甲,狼狈逃窜。几十年来,打老榆树上的那两发哑炮,日日夜夜向人们控诉着当年的罪恶行径。

可后来,田老大好长时间没有再回来过。

最近的一天,田老大突然又坐着小轿车回来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小车没有在外村停下,径直开进了村,开到了田家老宅院。村里的老少爷们一脸疑惑。

从车里走出的是田老大的子女,他们的脸上布满了肃穆和悲哀,他们带回了田老大的骨灰盒!

乡亲们们的疑团解开了,个个心情沉重地围过来,随之都流出了眼泪。田老大这是叶落归根啊!